**彭先步大叔**

 谢兵

 大叔走了。得到噩耗时，刚好在湖州开完会，晚饭自然是吃不下了。

 大叔是我们这帮耶鲁实验室的中国人对先步的昵称，说起渊源，还是我叫起来的，因为那时我还是老傅实验室里最小的一个，而先步是我们里面最年长的一位。后来大叔这个称号传到康州的很多地方，所到之处，常常人家以为先步是我的亲大叔。

 说起来也巧了，我老家也是南京的，小时候在南京长大。大叔烧得一手的好菜，又是非常好客，他家自然就成了我们这帮单身青年的好去处。吃完海阔天空地胡说八道，知道了大叔是老三届，年青时也是英俊潇洒。下乡后吃了很多苦，渐渐地中国五千年的磨难也写满了大叔的脸。想想当年大婶能看上大叔是多么的不容易。当然，因为实验室里的单身多，大叔大婶念叨最多的还是叫我们赶紧解决个人问题。大叔一直叫我臭小子，估计也是恨铁不成钢啊。大叔后来把他的独家秘方盐水鸭传授给我，始终做不出大叔地到的老南京的味道，但以此独门绝技我骗了很多赞誉，这是后话了。

 大叔喜欢唱歌，正宗的男高音。康州的家里地下室就是北美华人的标配卡拉OK厅。和我们这帮唱流行歌曲靡靡之音的不同，大叔的歌都是振奋精神的那种。据说大叔到了Indiana参加了当地的华人合唱团，说他是台柱子我是一点不会惊讶的。

 Bayer散了后，大家各奔东西，联络也少了。应该是2010年的时候，我去Indiana出差，大叔请我去他家里吃饭。见到老朋友，非常地开心，也看到彭博这个大小伙子。那时候大叔大婶有个好工作，彭博也成家立业了，大叔是知足的。不成想，这次见面竟是永别。后来我回国工作，大叔打过我在美国的电话，可惜没有接到，打回去办公室和家里都没人接，后来一忙起来就忘了再打。算算时间是查出生病的时候，大叔想找我聊聊，真是追悔莫及。

大叔心地好，老傅实验室里的很多人都感激大叔对我们的照顾。大叔一路走好！

 （作者系彭先步在耶鲁工作时的博士研究生）